

小金星系列

丽人情劫

就像轻风拂上脸庞
眷恋你温暖的胸膛

台湾 甄 缇



倆人情劫

甄 緹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李 刚

封面设计：符晓笛

小金星系列

丽人情劫

(台湾)甄 缇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8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 · 1691 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如果你家破产了怎么办？

如果你有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不仅身无分文，还背
负了上千万的债务，你怎么办？

傅悠不知道她该怎么办！

当她从母亲口中知道这消息，已是两小时前的事
了。被母亲从床上挖起来的她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，
同样呆滞、木然的眼光。

“小悠，”母亲走进她的房里，“你还没有准备好
冯？”

这种事怎么可能准备好！

一辈子都不可能！

“我们已无计可施了。”母亲叹气的声音仿若来自
另一个时空，空洞而了无牛气，“趁债权人尚未来讨
债，你随意找件衣服套上。我们一走了之。”

“真的没有别的方法可想了吗？”她的声音听起来
好像更遥远。

母亲摇摇头，接下来又是一连串止不住的叹气与摇头，“动作快点！你爹地在外头等我们。”

她不想死！

为了五千万而死？太可笑了！

她傅家在叱吒风零之时，拥有的何止五千万！如今为了这区区五千万，竟要赔上她一家三人的性命？不值得！傅家人的生命没有这么贱价！

面对这从小含银汤匙长大，吃米不知米价的掌上明珠，傅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能让她明了，傅家已是山穷水尽了。

“我们现在连五千块都拿不出来。”

“我们还有这栋房子，阳明山的别墅，有 BENZ、BMW……我们还有股票、珠宝不是吗？”傅悠仍不肯去接受现实。

“扣除我们现穴所有的财产净值，我们远负债五千万！”傅母几乎快失声尖叫了。

为何她的女儿总是一遍又一遍的要她提起这项残酷的事实呢？

“即使如此，我们不见得要死啊！以爹地的信用，难道还贷不到五千万的贷款吗？”

傅母不想再多作解释了。天已快亮，怕耳尖的债权人就要闻风而至了。

丽人情劫

“快点起床换衣服吧！”傅母走到衣柜前，拿了一件洋装丢到她床上。

她才不要陪着父母懦弱的自杀！

“我们逃到国外去吧！”她想到了一个主意。

“国外？”傅母的表情像听到天方夜谭。“我们哪付得出机票钱？”

“谁说买机票要用到钱的？”傅悠面露狡诈，“破产的事今晚才会确定，在还没公布之前，我们仍是百万金卡的会员，是有资格搭乘舒适头等舱的会员！”

“逃到国外？”傅母动摇了。

傅悠坚定的点点头。



她不敢相信她竟然遇到了这种事！

难道真的是祸不单行？

在她们一家人好不容易顺利的登上飞往美国的第一班飞机，以为从此迎接她们的，将会是另一片崭新的蓝天，谁知道竟会遇上这种倒楣事！

原本正作着美梦的她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摇晃给惊醒了。睡眠惺忪醒来的她，很快的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机舱里乱哄哄的，尖叫与祈祷，咒骂与安抚，压过了扩音器里强自镇定，报告着她们遭遇到的困境以及得

紧急迫降的噪音。

飞机因为乱流而上下晃动不已，摇得她几乎快将肚里的早餐吐出来。

空中小姐竭尽所能的安抚着惊惶的乘客，但在她眼里看来，空中小姐的脸色比慌张失措的乘客们的脸色更形惨白，更显得毫无血色。她的声音比摇晃的飞机还要抖。

是因为了解严重件吗？

想到这儿，连一向乐观的她也不由得簌簌发抖，害怕得眼泪直在眼眶打转，却只能无助的按着空中小姐的指示，穿好救生衣，弯下身来。

“小悠，”傅母颤抖的噪音和空中小姐如出一辙，“会……会不会有事啊？”

当然会有事啦！

“你就当作我们维持原案，打算自杀。搭飞机自级，总比坐轿车摔落崖下自杀壮烈多了。”

“这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！”傅母不悦的瞪她一眼。

开玩笑？她才不是在开玩笑呢！她是在陈述事实。谁都知道她最不擅长的就是开玩笑。

她傅悠这一生真的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吗？好不甘愿哪！

偏 人 情 劫

正打算将她所晓得的神明佛号默念祈祷时，一阵更为强烈的晃动，仿佛自空中直坠而下的恐惧，吓得她终于脱离了强自镇定，跟着所有的乘客一齐放声尖叫……



她原本以为她注走是逃不过这一劫了。

在海上紧急迫降的飞机，空中小姐拼命的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抢救最多的乘客。救生艇放不到三艘，冒着骇人白烟的机翼即轰然一声将整架飞机卷入火海之中。离飞机较近的救生艇也遭到热浪波及，被火焰整个吞没。

她们这一艘救生艇上的人是唯一幸存者。

夜空寂静，繁星点点，完全看不出适才发生了件重大航空惨案。

获救的人静静的哭泣着，为他们已丧身海底的家人，为他们未卜的命运，还有为他们即将面对的一切。

“看样子，我们还是得回去面对我们庞大的债务。”傅父此刻已是万念俱灰。

“拼命的想逃避，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啊！”傅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着。

“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啊！”博悠语气冷然。“只要

偏 人 情 劫

离开这艘救生艇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去面对。”

原来自淀是如此 EASY 的事，地点、场合、工具都不难，只要有勇气。而即使到了这步田地，傅悠仍不愿像父母一般懦弱，以死来逃避一切。

她才只有十九岁，这季的 CHANEL 皮包、GUCCCL 手表她都还没买到呢！她一定要再次成为有钱人，她绝不向现实屈服，她一走要继续过着她富裕的生活，光鲜亮丽的活在这世界上。

四周是如此寂静，隐隐的透着一丝不寻常。

突地一阵强风吹来，险险将艇上卜几个人吹落海底。

“怎么了？”傅母紧抓着艇边，惊魂未走的问着傅父。

“海上突然刮起的强风罢了，别担心。”傅父安抚她。

然而那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只是个警告罢了。天空的星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踪影，风一阵阵的吹过来，一阵强过一阵，紧接着豆大的雨滴倾盆而下。

“暴风雨，暴风雨来了！”有人开始惊惶的大叫。

她们当真这么倒楣，逃不过这场劫数？傅悠奋力把持住在救生艇内的平衡，脸上充满肃穆之气；她一定要在这场与大自然的抗衡，与命运争生存的战斗中赢得胜

利，活下去。

“小悠，要抓好啊！”在自顾不暇的慌乱中，傅父仍不忘叮嘱宝贝女儿。

“爸！我们一定要活下去！”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的关系，眼前的父亲看来十分模糊。

“什么？”风雨阻隔了傅悠传达给父亲的决心。

“我说，我们——”一阵大浪袭来，朝她们兜头罩下。

风浪打翻了救生艇，艇上的人被浪潮打散。傅悠凭她的意志力紧抓着桨环不放，父一阵大浪袭来，傅悠终于被迫与救生艇分离，沉入深不可测的幽暗海底。

然她终究是命不该绝。短暂的暴风雨过后，有几个人残活下来了，她就是其中一个。除了她，还有一个在发现她尚有气息，而将她拉回艇上，算是她救命恩人，叫做喻自骞的中年男子，一位泳技突出的日本女孩叫东夕海跟一位不知姓名的壮硕男子。其余的人全因风雨肆虐而葬身海底。包括她的父母。

傅悠悲痛想用尽力气大哭，但此时，平日最爱哭的她竟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。

她们已经整整一天一夜不曾进食、不曾喝过半滴水。在海上飘流的日子，除了希望以外，她们一无所有。头顶着炽热的艳阳，触目所及只有蔚蓝的海洋；没

有其他的船经过，没有救生直升机的踪影；她们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喉头似火在烧，肚子饿得连手都无力抬起。

濒临忍受饥渴的极限，使得他们怀疑，是否跟着其他人一起葬身海底才是比较幸福的结局。

风雨和浪潮不知将他们冲往何处，他们苦苦等候，却仍等不到救援。

我们会怎么样呢？她无意识的瞪着经过多场劫难仍顽固的攀附在她手腕上的 CARITIER 手表，求生意志正一点一点的流失。

漂流仍在继续！

苦难迟迟未结束！

时间对于她早失去了意义。

她无聊的将手放入沁凉的海水里拨动着，头枕着橡皮筏边缘，双眼涣散的望着前方。

什么时候会得救？她已不想再自问自答。决定在上天手里的答案，任她再如何烦忧，也只是磨损所剩无几的水生意志罢了。

突如其来的力量落在她衣领上。她被抓到橡皮筏中央，一阵怒吼出现在她耳边，“你想死也不要拖我们下水！”

他在说什么？她脑要已拒绝运作，弄不懂他话里的

意思；心里问着问题，干渴的双唇却吐不出只字片语，仅能以无神双眼盯着朝她大吼的壮硕男子。

一旁着不过去的喻自騫为她松开颈上的力道，好言劝着：“大夥同一条船上的，有什么好气的？省省力气，等待救援吧！”

“这家伙想死！”盛怒的男人疼疲干瘪的声音粗粗嘎嘎的嘶吼着，“把重量放在筏边，根本就是故意想把船弄翻！”

“她不是这么想的！”东夕海也加入劝架行列。

男人猛的推开劝架的手，这一用力，当真把船给弄翻了。

在毫无心里准备的状态下，海水淬然灌进耳鼻，将她整个人淹没。她难过的张开嘴，手脚胡乱挥舞，做着垂死的挣扎。

这一次真的完了。她绝望的想着。

手脚沉重的像铅，身子漠视心*头的痛苦挣扎，无力的朝海底深处沉落……



然而，再次醒来时，她发现阳光依旧在她头顶张着灿烂的微笑，天空蓝的纯真无邪。

莫非一切都是作梦？

她唬的一声坐起来，看见除她之外，还有喻自骞和束夕海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湿淋淋的，她赫然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朝她大吼大叫的男士呢？她不想问。在这时刻，死亡，似乎已不再令人感到痛心、难过或惊讶。

残存的力气在顷刻间消失殆尽，她又躺了回去。

“看到陆地了！”突地有人大喊。

她愣了愣，随即一骨碌的爬起来。

老天！她不敢置信的捂住嘴。真的看见陆地了？欣喜的泪水随着滚落而下。

是美国吗？还是他们回到了台湾？或者它只是座无人的小岛？此时此刻，那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可以免于海上颠簸，有清淡的水可喝，有美味的食物可以吃了！

他们用残存的一丝力气将小艇划向陆地。

应该是座无人的小岛吧！离海边不远处是一座葱茏绿林，周围不见人丁开发的迹象，可见得并无人居住。

“我们分散来寻找食物跟水吧！”喻自骞如此提议，“分散开来找，寻找到的机会会比较大。而不管找到与否，一小时后我们在这里集合。”

在树林里寻觅了好一会儿，傅悠仍找不到可以吃的

东西和饮水。

又累又渴的傅悠实在没力气再走下去。她正想停下稍休息一会儿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好几棵结满红色果实，约人一般高的小树拉开了她的笑容。

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她终于找到可以果腹的东西了。她一直以为，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也许她真的就必须啃树根、嚼野草了。

欣喜若狂的她无暇去分析此果实是否可食。她边拔着果实边往嘴里塞，干上的动作完全赶不及嘴巴嚼食的速度，囫圇吞枣，还差点噎着。

第一次深深感触到可以吃东西是多么幸福的事，活箸站在陆地卜是多么幸运的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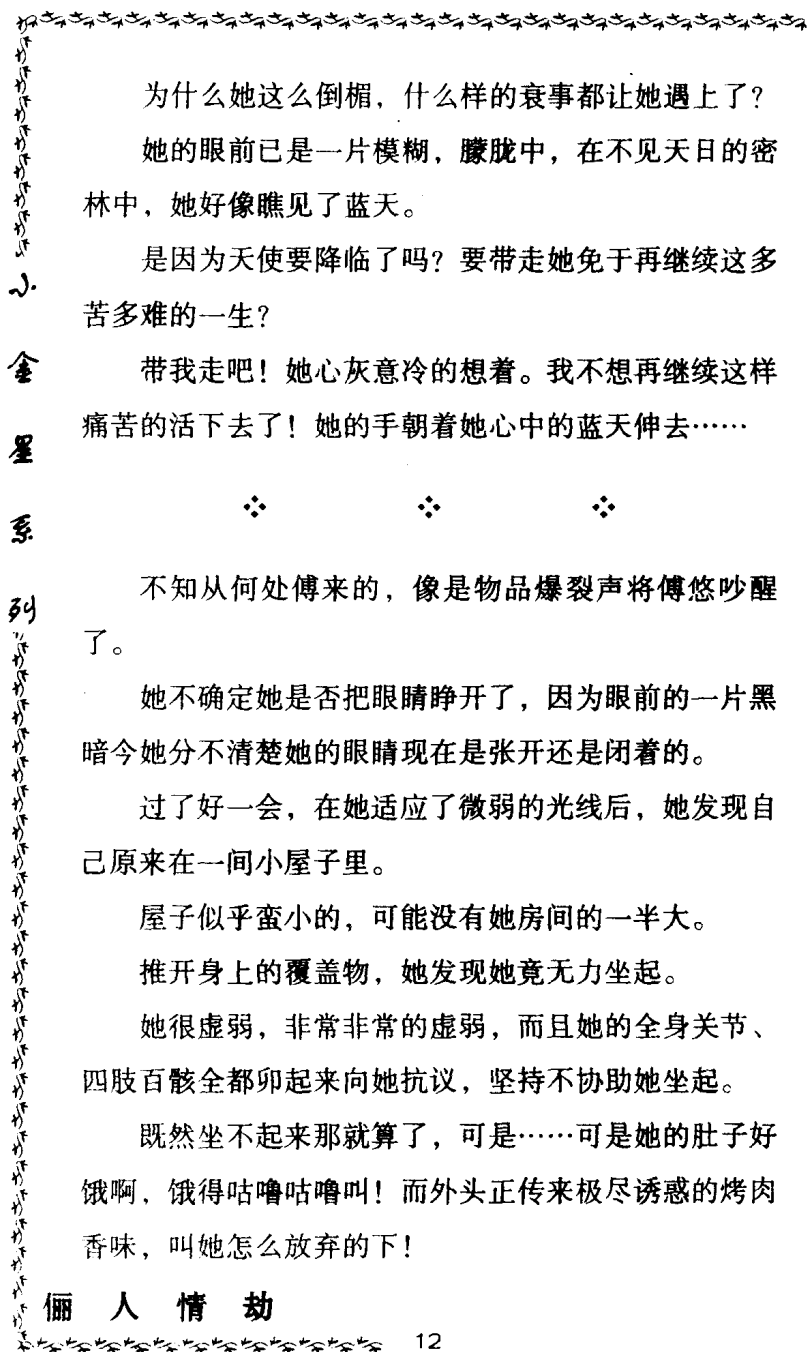
小树的果实汁多味甜，傅悠，口接口，欲罢不能。

大快朵颐之际，她想到该把她所发现的与其他人共享才是，于是乎，她摘了一些果子塞了满口袋，捧着满满两手的果实，满心欢喜的往来时路走回去。

走了好一会，她隐隐觉得不对。肚子好像怪怪的，痛痛的，有点反胃，想吐。

她放下了满手果子，手才刚放上不舒服的胃，如刀割般绞痛即如排山倒海朝她席卷而来。

“好痛！”她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额上冷汗直冒，全身颤抖不停。



为什么她这么倒楣，什么样的衰事都让她遇上了？

她的眼前已是一片模糊，朦胧中，在不见天日的密林中，她好像瞧见了蓝天。

是因为天使要降临了吗？要带走她免于再继续这多苦多难的一生？

带我走吧！她心灰意冷的想着。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痛苦的活下去了！她的手朝着她心中的蓝天伸去……



不知从何处传来的，像是物品爆裂声将傅悠吵醒了。

她不确定她是否把眼睛睁开了，因为眼前的一片黑暗令她分不清楚她的眼睛现在是张开还是闭着的。

过了好一会，在她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后，她发现自己原来在一间小屋子里。

屋子似乎蛮小的，可能没有她房间的一半大。

推开身上的覆盖物，她发现她竟无力坐起。

她很虚弱，非常非常的虚弱，而且她的全身关节、四肢百骸全都卯起来向她抗议，坚持不协助她坐起。

既然坐不起来那就算了，可是……可是她的肚子好饿啊，饿得咕噜咕噜叫！而外头正传来极尽诱惑的烤肉香味，叫她怎么放弃的下！

丽人劫

在傅悠有意识发觉到自己并做什么的时候，她已经拖着她不受指挥的身子，爬到门边去了。好不容易到了门边，她却无法打开门，因为那个们是往里拉的。

食物！呼唤着她的食物！在她扼腕之际，门被推开了。

来人并没发现躺在门边的傅悠，前脚刚踏进来，即听到一声“唉唷”——那人，脚踩在傅悠的右手腕上。

听到惨叫声，来人忙移开脚，嘴里问着她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对方是个男的，这是傅悠唯一可以确定的，可是他在说些什么，傅悠完全听不懂。

凯蹲了下来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傅悠从地上拉起来坐好。

傅悠眼角余光瞥到外头的刺目火光，上头似乎正烘烤着一只……鸡？香味扑鼻，使她食指大动，饥渴的目光直勾勾的盯着，口水已快脱离她的控制。

她嘴馋的样子凯可是尽收眼底。

“肚子饿了？”

嘿！这句话她竟听得懂了。忙不迭点头。

凯站起来，偏偏头，要她一块儿过去。

她是很想去吃那香喷喷的烤鸡，可是现在的她仍是

偏 人 情 劫

双脚无力，站不起来，遑论走过去了。

她可怜兮兮的望着他，眼中注满求助之意。

“你这是中毒的后遗症。”

什么？

凯将她拉起来，看着她思考了一下，手横过她的腰枝，像抱物品，样将她抱到烤肉架旁。

食物还没熟，所以凯将她放到一旁后，继续翻转他的烤肉架。

还没好吗？还没好吗？傅悠的口水已经流了一地了

好不容易那只山鸡终于从烤肉架上拿下来了。凯才拔下大腿，傅悠已迫不及待接过去，连谢谢都来不及说，即狼吞虎咽啃食起来。

啃完了一只腿当然还无法填满她胃的十分之一，天知道她饿的前胸贴后背，胃袋都蜷缩成一团了。渴求的眼神继续落在其他的部位上。

“我还要！”这三个字在她眼里闪闪发光。

瞧傅悠一脸馋相，凯只得将另一只腿，两只翅膀，最后索性将身子也一起全给了她。因为吃得太快，食物卡在喉咙不上不下，他又递给她一大壶水，免得她被鸡肉给噎死了。等终于吃饱喝足了，才听见傅悠一声满意的饱嗝，接着肚子，舒服的喘了一口大